

吾衍《闲居录》再探

陈俊坤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闲居录》为元代篆刻家吾衍所撰札记,于元代社会文化研究颇具史料价值。其原稿久佚,现存最早传本为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明代虽有《闲中漫编》伪书托名现世,但全书递藏大体有序。明清两代其流传分两大脉络:一为单行本系统,含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清乾隆郁氏东啸轩抄本、吴氏绣谷亭抄本等,后两者条目错落,自成支系。二为丛书本系统,以《四库全书》收录本为滥觞,衍生《学津讨原》《武林往哲遗著》诸本,中经吾氏竹素山房刻本,补足单行刊刻本之阙。梳理其版本源流,既可窥见原书早期面貌,亦可为文献溯源辨伪提供依据。

关键词:《闲居录》; 吾衍; 版本; 抄本

DOI: doi.org/10.70693/202609235635

吾衍(1268-1311),字子行,号贞白,宋末元初钱塘人。工篆隶书,通声律之学,性情旷放,隐居不仕。至大四年自沉西湖而卒,年四十四。其博通子史百家,篆隶取法秦汉,诗风效法李长吉。著有《竹素山房诗集》三卷、《续古篆韵》六卷、《周秦刻石释音》一卷、《学古编》一卷、《闲居录》一卷等作品。^[1]其札记体手稿《闲居录》因记载元代文人交游、典章轶事及学术见解,内容虽然纷繁复杂,却能反映吾衍一生治学的点滴脉络。即使不似《学古编·三十五举》奠定元代印学复古思潮的理论基石,将汉印遗风传于后世,但《闲居录》对元代社会文化的研究仍颇具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吾衍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印学思想与字学成就,对《闲居录》的专门探讨仍相对薄弱。该书不仅存在版本流传脉络模糊、与《闲中漫编》版本归属难辨的问题,更因吾衍姓名记载的分歧(吾衍与吾丘衍),进一步增加了作者考证的难度。

目前关于《闲居录》版本的研究,唱春莲的《吾衍〈闲居录〉与〈闲中漫编〉考异》是唯一聚焦该文本的成果,其不仅简要介绍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各《闲居录》藏本版本情况,而且考异二书的篇目、内容,指出部分章节存在“互见”与“讹误”,为后续的文本辨析奠定基础。^[2]另外部分涉及者,屈红梅以集解疏证辽金元三代艺文志的形式,广罗吾衍《闲居录》相关诗文、历代版本目录、墓志铭等,直观地呈现出吾衍和《闲居录》的历代相关著述。^[3]而野田悟以《学古编》为核心的博士论文,虽未直接涉及《闲居录》,但其对吾衍学术思想的系统梳理,为理解《闲居录》的学术背景提供了参照。^[4]在吾衍生平与交游的相关探讨中,徐同林的《吾丘衍交游考》通过梳理吾衍与戴表元、仇远等文人的往来,还原其学术交往圈。^[5]陈国成的《吾衍年谱》则以时间为轴,考证吾衍的生平节点。^[6]交游考与年谱围绕吾衍形成纵横结合的研究覆盖面。张俊岭则独辟蹊径,探讨“孔氏南宗”与“鲁郡吾衍”的关联,为吾衍的籍贯与身份考证增添了地域文化视角。^[7]综合起来看,已有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吾衍《闲居录》国内外藏本的初步调查及简要介绍、吾衍的生平及身份等。但现存《闲居录》藏本数量较多,各版本的关系尚不明确,各藏版本钤印信息、卷末跋语与题识未能充分挖掘,因此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如《闲居录》作者真实姓名是否吾衍、《闲居录》抄本和刻本的具体情况、各版本源流及优劣势同等。本文即是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的再讨论。

一、《闲居录》释疑

元代之后,《闲居录》屡次出现于明清各家藏书目录,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从统计数据来看,《闲居录》明清时期藏递有序,版本稳定,多为一卷一册版式。然而,此处存疑的是,一方面吾衍与吾丘衍、吾邱衍通用,另一方面黄虞稷与钱大昕均认为《闲居录》存在《山中新语》或《山中新话》

作者简介: 陈俊坤(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史、历史文献学。

的别名。但依照明清各藏书目录及目前可见藏本，笔者始终未发现不同于《闲居录》的其他篇名或卷名版本。就此问题的考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闲居录》一卷（学津讨原本），元吾丘衍撰（衍字子行，自号真白居士，钱唐人）。《四库全书》著录，倪氏《补元志》（小说家类）作二卷，钱氏《补元志》作一卷，注云一作《闲中编》、《山中新话》。倪氏《志》以《山中新话》另列为书，钱氏误连《闲中编》而一之。”^[8]杨绍和言“杨瑀《山居新话》四卷……《山居新话》，钱作新语，恐误。”^[9]究其原委，倪灿撰《补辽金元艺文志》时根据《千顷堂书目》辑录，未详加考订而跟从黄虞稷的著录情况传录，进而导致钱大昕所记讹误。现今来看，《闲居录》“二卷”的收藏情况是否真实、《闲居录》在递藏过程中是否有附录或别名，这些也都无从考证。

表1 明清各家藏书目录记载吾衍《闲居录》情况

序号	收录情况	来源藏书目录
1	《闲居录》	（明）晁琬：《宝文堂书目》卷中
2	吾衍《闲居录》二卷，又《山中新语》	（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
3	吾衍《闲居录》一卷一本，抄	（清）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五
4	《闲居录》一卷，写本，右元吾邱衍撰，于名物多所考证，间及见闻逸事，有吴郡陆友跋。	（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已集
5	吾邱衍《闲居录》一卷，衍见史类	（清）嵇璜纂：《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
6	《闲居录》一卷，元吾邱衍撰	（清）嵇璜纂：《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艺文略五》
7	《闲居录》一卷，蓝丝阑钞本，元吾邱衍撰	（清）范邦甸撰：《天一阁书目》卷三之一
8	《闲居录》一卷，元鲁郡吾衍著	（清）金星绍编：《文瑞楼藏书目录》，卷五
9	《闲居录》一卷，元人孙道明钞本有跋一册	（清）陈揆撰：《稽瑞楼书目》卷四
10	《闲居录》一卷，明抄本，丁秋水旧藏元吾邱衍撰	（清）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八
11	《闲居录》一卷，曹秋岳钞本何义门藏书，吾衍撰……《闲居录》一卷，旧钞本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九
12	《闲居录》一卷，元钞本，元吾邱衍撰	（清）瞿镛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
13	吾衍《闲居录》一卷，一作《闲中编》、《山中新话》	（清）钱大昕撰：《元史艺文志》卷三

其实关于吾衍的姓名记载，大致可分为姓吾名衍、姓郡名衍、姓吾名丘衍、姓吾名邱衍、姓吾名世衍、姓吾丘名衍、姓吾邱名衍等七种。不仅如此，吾衍本人署名有“吾衍”，亦有“吾丘衍”、“吾邱衍”三种。姓名歧见如此之多，成为该书文献整理的首要疑点。

野田悟与陈国成对于吾姓渊源及吾衍姓名多有考证，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所言角度，当从吾衍学术根底出发。按吾衍精通文字学，于名物称谓、文字正讹多有精审考辨，《闲居录》中便曾辨析“徐市”与“徐福”为同一名号的异写，指出“市乃古黠字，后人读市，作市廛字，故疑福为别名也。”^[10]吾衍对别人的名字尚有如此考辨，可见他绝无弄错自己名字的可能。

现存故宫博物院藏杜牧《张好好诗卷》后，有吾衍观款“大德九年吾衍观”，并钐“吾衍私印”“布衣道士”二印。此为吾衍存世手迹，其自署“吾衍”，是判定其本名的最直接物证。复按《学古编》中吾衍自定的名印规制：“凡名印，不可妄写……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书，亦不可回文写。”^[11]，依此体例，“吾衍私印”正符合其自订的用印规范，进一步证实“吾衍”为其本名。

元人的记载亦可形成佐证。吾衍卒后，其友人胡长孺作《吾子行文冢铭》，开篇即明言“吾衍，字子行。”^[1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引该书文字，亦明确标注“吾衍子行闲居录云……”^[13]由此更可确定，吾衍之真实姓名定是姓吾名衍。胡长孺为吾衍生前密友，陶宗仪为元末明初人，去元未远且多录元人旧说，二人记载可信度极高。

二、《闲居录》的各种版本

《闲居录》终元之世皆以抄本流传，未有刊刻，入清后方有刻本问世，先后被收入多种官私丛书。现存版本按流传形态可归为两大系统：一为单行本系统，以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为祖本，递经明清藏家传抄，形成多个支脉；二为丛书本系统，以清代官私丛书收录本为代表，底本各有渊源，校勘水平不一。兹就各主要版本的面貌与源流分述如下。

（一）单行本系统

1. 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

此本（以下简称孙抄本）为现存最早版本，堪称祖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由《中华再造善本》^[14]收录并影印出版。板框高 20.7 厘米，宽 13.8 厘米。此本篇名《闲居录》，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版心有叶数，半叶九行十八字。是本“图记重重”，^[15]据此可考其明清时期的递藏次序：自元人孙道明（明叔）手抄并钤“映雪”诸印后，明代曾藏文徵明“辛夷馆”，清初归钱曾、季振宜，后经安岐、陈揆等名家递藏，终入瞿氏铁琴铜剑楼。卷末陆友仁跋语详述得书经过：“右《闲居录》……此策得之于其从父家。”并赞吾衍“工篆隶书，通声音律吕之说”。孙道明有跋并记抄写时间为“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旦日。”^[16]此本内容完整，字迹古雅，孙抄本遂成为元抄祖本往后流传，成为校勘后世诸本的圭臬。

2. 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

此本（以下简称毛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明言“余家又别藏一本为汲古阁所抄，即出自是本”，^[17]故是本为汲古阁毛晋依孙抄本传录。书名吾衍《闲居录》一卷，三十二叶。版心有叶数及“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半叶八行十八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首页有“北京图书馆”、“虞山钱曾遵王藏书”藏书印，有明代藏书家秦西严“致爽阁”字样钤印一方。可知此本由汲古阁抄出后，先后经秦西严、钱曾递藏，后流入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

卷尾除陆、孙二跋外，增毛晋跋“丙戌孟夏订于续古艸庐”。^[18]此“丙戌”当为顺治三年（1646）。经校勘，毛本与孙抄本存在少量文字相异之处：

表 2 毛抄本与孙抄本互异之处

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	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
王搢管……牛羊多冻死	王搢管……牛羊冻死
深衣方领……更加钩起 <u>红</u> 于肩上，即是钩边	深衣方领……更加钩起 <u>红</u> 于肩上，即是钩边
俗称徐铉篆字……安得当中	俗称徐铉篆字……安得 <u>浓墨</u> 在当中

3. 乾隆郁氏东啸轩抄本

此本（以下简称郁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篇名《闲居录》，一卷。共二十一叶半，半叶十行二十一个字，黑格黑口，左右双边。版心写有叶数，下写有“东啸轩藏书”，故此本应为清代藏书家郁礼所抄，其藏书楼名为“东啸轩”，正好对应版心信息。此本抄写较为严谨，字体端正，错、漏字较少。首叶有“周暹”钤印一方，乃周叔弢藏书印，可见此本曾入周氏藏书。末页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惟读古人书”钤印，由于笔者考索能力有限，此钤印未能考证来源。

此本内容上大致与元明本相同，但是不知抄自何本。因郁礼所居与厉鹗“樊榭山房”藏书楼极近，时常抄录厉鹗所藏秘册，厉鹗去世后，又购进其家藏手稿本抄藏，故笔者怀疑郁本所抄源于厉鹗藏本。其中有“宜兴周将军”至“沈道士卖蘸筵符篆”共八条札记，“越人孙起岩”、“杜甫无海棠诗”、“俗称徐铉篆字”共三条札记，此两部分札记顺序与孙抄本及毛抄本有异，形成另一个版本支系。其间因何缘由调换顺序，尚难考证。卷尾同样抄录陆友仁跋。

4. 乾隆吴氏绣谷亭抄本

此本为钱塘吴焯、吴城父子绣谷亭所藏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左缘题“绣谷亭续藏抄本”。

此版本首页钤印有“吴城”、“愿流传勿损坏”等五个藏印，其余较模糊未能辨识。书中有些许错漏字，徐承礼在空白处按张氏照曠阁校补或在字行中直接修改，如“卷书”作“卷舒”等。内容上沿袭郁氏东啸轩抄本，郁本与元抄本不同的两大段札记顺序此本依旧从郁本顺序。卷末除陆友仁跋外，另有郁礼校语、赵之玉校语与周

星貽跋三段题识,保留了丰富的流传信息。

据周星貽跋记载,此本购于福州陈氏,为吴敦复旧藏,卷中校改出自吴城手笔;后周星貽从魏稼孙处借得郁氏东甬轩抄本,对校之下发现吴本条目顺序与郁本完全一致,且郁本经鲍廷博校改之处,吴本皆同,可知吴本实以郁本为底本传抄。跋中还详述了郁本的流传脉络:鲍廷博校藏后,经戴松门、赵素门递藏,赵之玉复加校改并衍生出赵氏竹影庵抄本。吴氏绣谷亭抄本不仅保存了郁本的文本面貌,其题跋也为梳理清代抄本系统的传承提供了关键线索。

(二) 丛书本系统

1. 《四库全书》本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核《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采进书目·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可知此本《闲居录》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录入。^[19]卷列子部杂家类,现存文渊阁、文津阁等副本。以文渊阁本为例,共二十九叶半,半叶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卷前有四库馆臣所撰提要,卷末仅存陆友仁跋,删去孙道明及明清藏家诸跋。

内容条目与前述版本无异,卷尾抄录陆友仁跋,并钤“乾隆御览之宝”印一方。经笔者比对,内容应与郁本、吴本同一系统,错漏之处大抵相同,唯有“揅蓍法止从系”条从“若无余,则”开始断漏,直至“意改非,若后人之短思窘束也。”开始接续“世俗画老聃”条札记。由此可知,汪启淑家藏本与郁本系统渊源密切,但又另择他本相校。

卷前有四库馆臣所撰提要,评价此书“零玃碎玉往往可采”,但亦批评其“杂谈神怪,亦多芜杂”。^[20]按照四库馆臣总结,此书为吾衍未经整理的札记手稿,陆友仁从其从父获稿抄传,内容零散无序。但因吾衍学养深厚,所记仍具文献价值,故收录进入四库全书以备节取。综合而言,此本虽为官方抄本,书写工整,但因删去后世跋语,且未作精校,文献价值稍逊于元抄本。

2. 嘉庆十年《学津讨原》本

《学津讨原》为清嘉庆年间常熟张海鹏照旷阁所刻丛书,《闲居录》收录其中,是现存较早的私刻本。下文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学津讨原》为例进行进一步版本论述。

《闲居录》居于日本内阁文库藏《学津讨原》第212册,全书二十六叶半,半叶九行二十一字。白口,无鱼尾,左右双边,版心刻有书名、叶数与“照旷阁”字样。此刻本清晰,错、漏字少,卷前冠以四库全书提要,卷末有“得一日闲无量福”印一方。卷尾抄刻有陆友仁、孙道明跋语,张海鹏堂侄张大鉴再续跋于后。

据张大鉴跋语,张氏所藏底本即“至正间华亭映雪老人孙明叔手抄”本,历经钱曾、季振宜诸家收藏,“印记重重,墨光纸色,黯然灿然”。张海鹏认为此书“皆征实学,非游谈无根之比”,故刊入丛书。^[21]以文本校之,《学津讨原》本条目顺序、文字皆与孙道明抄本一致,可知其确以元抄本为底本,同时兼采四库本、毛抄本参校,是清代刊本中质量较高的一种,流传也最为广泛。

3. 光绪二十二年《武林往哲遗著》本

《武林往哲遗著》为晚清钱塘丁丙主持编刻的杭州地方文献丛书,《闲居录》收入第二十二册。此本共二十四叶半,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刻印精良,版式规整。卷前载四库提要,卷末依次收录陆友仁、赵氏竹影庵、何焯、鲍廷博、吴騫、竹素后人、丁丙七篇校录款识及跋语,保留了丰富的版本流传与校勘信息。

丁丙在其后序中称吾氏竹素山房刻本“合四本校讎而后梓,精善可知矣。”据层层跋语剖析,结合孙抄本有“鲁郡邵氏”印记,可知吾氏本应据元抄本为底本。参校范氏天一阁本、厉氏樊榭山房传本、鲍氏知不足斋刊本、吴氏拜经楼本,校勘颇为精审。遂依此对校,补正旧藏。至于丁丙旧藏,非唯一本,否则赵氏竹影庵款识无从抄录。再观《善本书室藏书志》载:“《闲居录》一卷,曹秋岳钞本何义门藏书……此册出于曹秋岳侍郎家,林若抚手钞也。……一卷,旧钞本……赵素门诸题跋。”^[22]因此,丁丙所藏有两个抄本,一本是林若抚手抄本,一本是赵氏竹影庵抄本。由于丁丙所言林氏本现今已无法得见,故难以推测版本与源流情况。但结合卷前书页所刻版权“八千卷楼以赵氏竹影庵钞校本上板”可知,丁丙应是以赵氏本为底本校刻其余版本后,至光绪丙申年即光绪二十二年将《闲居录》随《武林往哲遗著》刊刻,此点当是无疑。值得注意的是,此本较诸本多出“蔡君谟云智永真草《千文》”一条,他本皆无。据唱春莲所述,国图本有傅增湘校语:“明抄本失此条”,^[23]其来源与真伪尚待进一步考证。整体而言,《武林往哲遗著》本汇聚了清代中期以来的校勘成果,是现存刻本中最为精善的版

本。

上述所见七部《闲居录》版本轨迹相对清晰，内容流传稳定，体例基本无变化。需要留意的是，目前尚有天一阁本、乾隆三十二年赵氏竹影庵抄本、乾隆四十一年吾氏竹素山房刻本、^[24]吴騫所言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说集》中明抄本吾衍《闲居录》^[25]未能一睹真容，有待后学补充版本源流。

三、吾衍《闲中漫编》与《闲居录》之辨

明清时期，《闲居录》流传过程中还出现了一部题为《闲中漫编》的同名异书，明万历二十一年谈氏燕申斋刻本，分上下二卷，今藏国家图书馆。三十六叶，版心有叶数，书名，卷别。单黑鱼尾；半叶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首页有“北京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等印。此书卷首题跋称“《闲中漫编》一名《闲居录》”，常被误认为是《闲居录》的别名本。经比对考辨，此书实为明代书坊托名伪造，绝非吾衍原著，辨伪依据如下。

首先，卷首陆友仁跋文遭刻意篡改，破绽明显。元本原跋开篇为“《闲居录》，一名《闲中编》，鲁郡吾衍子行所草本。”而《闲中漫编》将其改作“《闲中漫编》一名《闲居录》，古杭吾衍子行所草本。”显然，这不仅颠倒了正名与别名的关系，还将作者籍贯“鲁郡”改为“古杭”。更关键的是，原跋称吾衍为“太末人”，伪本改作“元末人”。按吾衍卒于至大四年（1311），属元中期，陆友仁、孙道明皆为元人，断不可能称其为“元末人”，此篡改痕迹显系明人所为，作伪之迹明显。

其次，内容上割裂原书，妄增条目，时代抵牾。《闲中漫编》上卷内容基本承袭《闲居录》，但下卷自第六叶起新增四十七条记事，为所有元明清《闲居录》传本所不载。这些新增内容多署“至正”年号，如“至正中，楮币不通呼为纛不烂。”“至正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晚，岳州洞庭湖龙吼如雷。”“至正间，岁大风，以荒闻。”^[26]等。至正为元顺帝年号，至正二十一年（1361）上距吾衍卒年已有五十年，吾衍绝不可能记录身后数十年之事，此为伪书的铁证。

再次，人物记载存在根本性错误。新增条目中有“渊颖先生吴莱立者，金华宋太史濂之师也。”^[27]之语，称宋濂为“太史”。按宋濂生于1310年，吾衍卒时年仅两岁，不可能预知其日后声名；且“宋太史”之称是明初宋濂总裁修《元史》后的称谓，元人绝无此说。此条显系明人杂采他书窜入，伪托之迹昭然若揭。

此外，伪本下卷内容多为元末明初的灾异、奇闻，文字风格粗鄙，与原书雅洁的札记体例迥异。且全书为残本，最后一条内容未完，更显粗制滥造。由此可证，《闲中漫编》是明代万历年间书坊商人盗用《闲居录》原名“闲中编”之号，割裂原书上卷，杂抄元末明初笔记小说内容拼凑而成的伪书。这一现象也印证了叶德辉所批评的明代刻书“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28]的弊端，古籍流传中商业作伪风气可见一斑。

四、结语

总而言之，《闲居录》为吾衍生前随手札记，未经作者亲自编定，卒后由陆友仁抄录整理，复经孙道明再抄形成元抄祖本，是为现存校勘最善之底本，递藏于明清各家。明代该书传抄稀少，今仅见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一脉。万历间出现的《闲中漫编》，实为书坊盗用“闲中编”名号的盗刻伪作。其存在亦侧面反映《闲居录》或另有失传抄本流传，为谈氏刻本所依据。入清以后，版本分两大系统。单行本系统以乾隆郁氏东啸轩抄本、吴氏绣谷亭抄本为代表，二本同属一系，条目顺序与元明抄本存在两处错异，推测传抄过程中叶序错乱所致。丛书本系统包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与《武林往哲遗著》本。四库本以汪启淑家藏本为底本，《学津讨原》本据元抄本刊刻，兼参诸本，光绪《武林往哲遗著》本则汇合众家版本付梓，刻印最精。

整体来看，《闲居录》自元至清，经历了从抄本到刻本的演进。元抄本为总源头，明代毛晋传抄，清代曹溶、郁礼、吴焯等藏家递相抄录。乾隆间鲍廷博首开刊刻之先，后经诸家校补，至光绪丁丙刻本臻于精善。全书历代藏家与学者递藏校刻，脉络清晰，以鲍氏刊本为承转枢纽，融合众家校勘成果，终使元人遗著免于湮没。因此，吾衍《闲居录》版本源流相当清晰。为明其源流，便于概览，图示其版本源流兼递藏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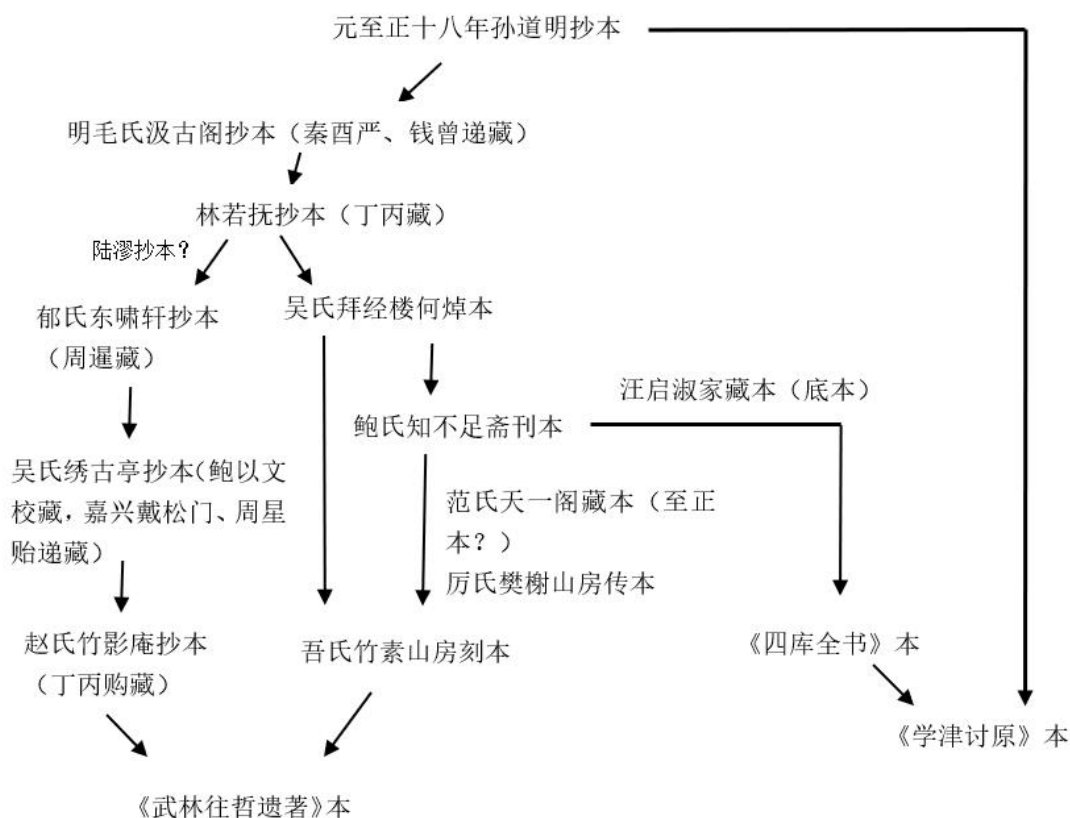


图1 吾衍《闲居录》版本源流图

参考文献:

- [1]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0页。
- [2]唱春莲:《吾衍〈闲居录〉与〈闲中漫编〉考异》,《文献》,1996年第3期,第219-223页。
- [3]屈红梅:《〈补辽金元艺文志〉、〈补三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第139-158页。
- [4]野田悟:《吾衍与其〈学古编〉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09年。
- [5]徐同林:《吾丘衍交游考》,《中国书法》,2016年第12期,第53-58页。
- [6]陈国成:《吾衍年谱》,《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30-139页。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疏评》,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
- [7]张俊岭:《孔氏南宗与“鲁郡吾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第37-41页。
- [8](清)周中孚著,黄曙辉、印晓峰标校:《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子部·杂家类五·杂说之属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936-937页。
- [9](清)杨绍和撰,傅增湘批注,朱振华整理:《藏园批注楹书隅录·楹书隅录续编》卷三《子部·校旧钞本一册(山居新话 东园友闻不分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327页。
- [10](元)吾衍:《闲居录》,《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叶十四。
- [11](元)吾衍:《学古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页。
- [12](元)吾衍:《竹素山房集》附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1页。
- [13](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6页。
- [14](元)吾衍:《闲居录》,《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 [15](清)瞿镛编,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26页。

- [16] (元) 吾衍:《闲居录》,《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叶十八。
- [17] (清) 瞿镛编,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第426页。
- [18] (元) 吾衍:《闲居录》,明末毛氏汲古阁抄本,叶三十二。
- [19] (清)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二《子部三十二·杂家类六·杂说下·闲居录一卷》,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2页。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01页。
- [20] (元) 吾衍:《闲居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北:商务出版社,1983年,第629-630页。
- [21] (清) 张海鹏编:《学津讨原》第212册,日本内阁文库藏嘉庆十年张氏照旷阁刻本,叶二十五。
- [22] (清) 丁丙著,曹海花点校:《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九《子部十上·杂家类·杂说之属·闲居录一卷》,《善本书室藏书志外一种》,第798-799页。
- [23] 唱春莲:《吾衍〈闲居录〉与〈闲中漫编〉考异》,《文献》,1996年第3期,第219-223页。
- [24] 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闲居录一卷,元吾丘衍撰。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大末吾氏竹素山房刊本。有至正五年吴郡陆友仁跋,何焯跋,鲍廷博跋,吴騫跋,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竹素后人进跋。有‘乾隆丁酉大末吾氏竹素山房开雕’木记。(单行本,少见,已收。丁巳)”因此所述应为同一版本。参见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子部二·杂家类一·杂学杂说》,中华书局,2009年,第604页。
- [25] 周清澍,曹金成编:《元朝诗文别集版本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271页。
- [26] (元) 吾衍:《闲中漫编》卷下,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谈氏燕申斋刻本,叶七b、叶十一b、叶十三。
- [27] (元) 吾衍:《闲中漫编》卷下,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谈氏燕申斋刻本,叶十。
- [28] (清) 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Wu Yan' s Records of Leisurely Living

Chen Junk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Records of Leisurely Living is a collection of notes written by the Yuan Dynasty seal engraver Wu Yan and hold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for the study of Yuan Dynast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has long been lost; the earliest extant copy is a transcription by Sun Daoming from the 18th year of the Zhizheng era of the Yuan Dynasty. Although a forged work titled Random Compilations from Leisure appear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under a false authorship, the book's transmission history has generally been well-documented. Its transmiss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jor lineages: the first is the standalone edition lineage, which includes the manuscript copy from the Mao family's Jigu G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manuscript copies from the Yu family's Dongxiao Xuan and the Wu family's Xiugu Ting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atter two feature varying arrangements of entries and have developed into distinct branches of their own. The second is the anthology edition system, which originated with its inclusion in the Siku Quanshu and gave rise to editions such as Xuejin Taoyuan and Wulin Wangzhe Yizhu. Among these, the woodblock-printed edition by the Wu family's Zhusu Shanfang filled in the gaps left by the standalone printed editions. Tracing the lineage of its editions not only offers a glimpse into the early form of the original work but also provides a basis for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text and distinguishing genuine from forged versions.

Keywords: Records of Leisurely Living; Wu Yan; versions; manuscripts